

# 張大千傳

(三)

## 浪跡天涯



王家誠

民國三十八年一夏一秋，衝刺中，大千自認已能掌握到董源作品的神髓。此外，對董源追隨者巨然和尚的山水，以及中西畫於透視方面的運用，也加意鑽研、析辨。

他題秋天所作〈峨嵋天門石接引殿〉：

「西人初不解我國山水畫理，每譏山上重山，屋後有屋，窗中復可見人，今有飛機攝影，始詫為先覺。」

對大千而言，不僅飛機攝影，抗戰期間，所乘飛機為躲日軍空襲警報繞飛峨嵋山上空，得以宏觀到峨嵋全景；二次前往敦煌途中，從皋蘭上空俯瞰嘉陵江山水，使他領悟到董源〈江隄晚景〉的真實性，都是最好的體驗。

他在題畫中，又引古人論點來印證他的經驗：

「巨師真跡，惟故宮〈雪圖〉、〈秋山問道圖〉、日本〈山居圖〉、寒齋〈江山晚興卷〉，他無傳者，此〈夏山圖〉參合秋山、江山二圖筆為之。己丑八月，蜀人張大千爰。」（圖一、註一）

〈華陽仙館圖〉作於重陽節的第二天，題識顯示他進入董源堂奧的自信和喜悅：

「〔北苑華陽仙館圖〕，嘗得趙文度臨本，運筆清潤而乏俊氣，北苑一種大而不能秀氣概，良不易學，予得〈江隄晚景〉、〈瀟湘圖〉後大悟筆法，遂作此

「老杜詩云：『決眦入飛鳥』，山水畫訣一語道破。故董文敏云：『作畫須讀萬卷書，行萬里路也。』」

此從天門石俯瞰接引殿雷洞坪，峰巒起伏，江河映帶，真有尺幅千里之勢。己丑大千張爰。」（註一）

巨然流傳至今的作品，像董源一樣稀少，他在〈仿巨然夏山圖〉上題：



圖一 張大千〈仿巨然夏山圖〉

幅，時己丑重九後一日並記，張爰。」（圖二）

重重疊疊的青綠色山水，垂練般的瀑布，使近景雜木林間的紅葉，益發艷麗。山陬的仙館和溪流中的水榭，遠近相映成趣。水榭中幾位狀至悠閒的高士，在溪水淙淙聲中，吟哦唱酬，格外令人神往。

近作之外，大千為三十九年春天的新德里畫展選出了五十六件臨摹敦煌作品；這次展覽，頗有把敦煌壁畫和印度佛教繪畫作一番比較研究的意味。其餘



圖二 大千參照董源〈江隄晚景〉和〈瀟湘圖〉所作〈華陽仙館圖〉

三百多幅壁畫摹本，則珍藏家中。他以平日創作和其他臨作出售，唯獨集眾人之力完成的莫高、榆林兩處臨摹品，認為是對中國繪畫史和民族藝術的一種貢獻，所以絕不出售。數年後，部分家藏臨摹敦煌壁畫，由其元配曾氏交由四川省博物館保存。大千晚年，則以由家鄉攜出，曾赴世界各地展覽的六十二件敦煌摹本，捐贈台北外雙溪的國立故宮博物院。

△ △ △ △ △

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宣佈成立。恢復北京舊稱，定為首都。

飛抵港澳，籌備明年初印度畫展的大千，稍事停留後就在港設立攝影公司的高嶺梅及數位友人來到台灣，據大千表示，他們想看看台灣是否宜於居留，當然也要趁機一覽久負盛名的台灣美景。

在台北市中山南路某天主教會新建的二樓舉辦畫展，是他在台灣的首展，依照往日習慣，展出近作百幅。

十一月中旬，東南長官陳誠（辭修）宴請舊王孫溥心畬、台灣名水彩畫家藍蔭鼎和張大千，既出乎大千意外，也使他頗費躊躇；因為他和陳氏並無過往。

一個月內，國民政府在共黨大軍壓迫下，已經遷都重慶；大千心想，重慶

空軍方面為我安排，盡快送我回成都！」

（註二）

回到成都，大千眼見市區內人心惶惶，秩序混亂，四郊砲聲不絕，避難人潮蜂湧而至。許多交通要道樹起了木柵欄，嚴檢行人；若非空軍機師駕車送他，幾乎無法入城。

到家後的大千，一面收拾珍藏的古畫和部份臨摹的敦煌壁畫，一面與成都空軍單位和東南長官公署陳誠聯絡搭機返台事宜。但所得答覆令他啼笑皆非。

首先是只准他一人搭機返台，一再交涉結果，才由准帶太太不能帶小孩，到可以帶太太和小孩，但不能帶行李和畫登機。大千心中暗忖：

「行李我當然可以拋棄不帶，我的畫呢？搶運我的畫是回成都的目的，畫帶不走，不是空回一趟嗎？」

無計可施情況下，他想到轉任西南長官的張群。

會晤張群也非易事；西南將領劉文輝、鄧錫侯已率所部投向共軍，劉自乾、潘又華也行將不穩；張群此刻正在成都軍校和蔣總統籌劃對策。所幸經過層層關卡之後，張群撥出半小時與他晤談。張群答應為他提供三個機位，行李不妨一部份托夏功權武官家眷，一部分托空軍第三軍區司令徐煥昇將軍眷屬攜帶。至於前往新津機場的交通，則須成

可能像對日抗戰期間的「陪都」那樣，再次成為重整旗鼓的大後方；大概不致落入共軍之手。但他來台後，卻從老友于右任口中，得知國軍退出四川，不過是早晚的事。這不幸的訊息，使大千心急如焚，唯恐重蹈七七事變後自己和家眷陷於北平的覆轍。另一方面，高嶺梅也勸他，不赴陳誠的邀宴禮貌上說不過去，去了也許可以了解一下四川的局勢。

見到睽違數年的舊王孫溥心畬，大千真有一種恍如隔世之感。

三十八年初夏，共軍進佔杭州，心畬攜眷賃居西湖畔一間廟旁的民房，過起平民的生活。所幸有些熟人暗中以便當盒裝銀元向他買畫，勉強維持生活。孟秋前後，乘巴士到早經易幟的上海小住，隨即伺機從吳淞口僱船偷渡舟山。繼由陳誠接運抵台，算來比大千不過早到一個多月。

寄寓在長官公署「凱歌歸」招待所的心畬，看來氣色還好，並應省立台灣師範學院藝術系之聘，重過粉筆生涯。

席間，話題不免由心畬來台談到大陸局勢；大千告訴傳記作者謝家孝：

「辭修先生問到我的情形，我趁此說明家眷都在成都，急著趕回去接眷，只是沒有辦法解決交通問題。辭修先生說現在還來得及，他立刻撥了一個電話要

都軍校張校長幫忙。

行前，大千想看看已分居的妻子黃凝素，室內只見三歲女兒心沛。乳名「滿妹」的心沛，活潑善解人意地說：「媽媽不在家，爸爸我要跟你！」大千憐愛的告訴心沛：「好，妳媽媽不在，以後妳就跟這個媽媽好了！」

「這個媽媽」，指的就是他人生的新伴侶徐雯波。

雯波看到當時尚在人世的生女心碧和兒子心健；心碧體弱，心健太小，雯波無乳可哺，他離不開媽媽。她衡量一下大千對心沛的鍾愛，只得含淚捨下親生子女；多年後她對訪問她的謝家孝表示：

「大千是一家之主，一言堂的作風，說了自然算數，她再無異議，順從地帶了心沛匆忙離開成都。」

陳和平在〈張大千兒子之死〉中寫：

「徐鴻賓（按雯波原名）爲了尊重大千先生的感情，也爲了體現她對前妻孩子的疼愛，便只帶了心沛出國。因此，心健和父母只共同生活了半載。」

這個交由曾慶蓉和同父異母姐姐張心慶撫養的男孩，長大後像大千一樣，長著滿臉絡腮鬍子；不同於大千的是，他的鬍子是金黃色的，所以人稱「金絲猴」。可惜年僅二十二歲，就在十年動亂

中，被鬥爭而臥軌自殺。

再後十年，心慶到美國探親，在長途電話中把心健自殺的噩耗稟告住在台北外雙溪的大千：陳和平引述心慶的話：

「遠隔萬里，我仍然聽得到父親的嗚咽聲！這真是剗了他老人家的心頭肉啊！」

過度的悲傷，加上各種疾病纏身，次年（民國七十一年）的四月二日，大千離開了人世。

在成都短暫的停留期間，大千與宛君訣別的一幕，也令聞者感嘆。

陶洛誦在〈張大千姪人楊宛君的故事〉中，以小說的筆法描述：

「一九四八年張大千要帶徐鴻賓去印度，臨行前，給宛君留下幾兩金子、幾擔米、幾百斤柴禾。一天晚上，成都的砲聲隆隆……大千來與宛君道別，宛君真想與他抱頭痛哭，拖住他，不讓他走。但理智告訴宛君不能這麼辦，大千是爲了他的藝術事業遠走高飛……她溫柔地把頭靠在大千胸前，任聽大千激動地把她緊緊摟在懷中，張大千終於還是放開了她……依依不捨地去了。誰曾想到，這一別，竟是永遠永遠地別離。」

宛君最感遺憾的是，大千臨行前托付她保存的二百六十幅臨摹敦煌壁畫，在民警和街道主任勸說下，不得不於民國四十一年捐獻出去，自覺有負所托。

陶洛誦也在文中記述：民國七十二

返台之初，大千說法先後有些不一；他告訴謝家孝，飛抵新竹基地，北上火車票係由同機官眷代購。晚年對任職國民大會的鄉友羅才榮表示，飛機降落在嘉義機場；

「身上沒有一文錢，住進一間小旅館，旅館老板姓余，對我十分熱情，但不收房錢，還墊錢爲我買了三張頭等車票，找回的一點零錢，余老板也親切地交給我說：『留在身邊零用吧！』」又說：

「火車尚未開行，我看車站上小販的西瓜又大又圓，十分可愛，就把余老板給我的零錢全部都買西瓜了。」

他表示，開車後口渴，卻連杯茶都買不起，所幸中途停站上來八位川籍海軍軍官，爲他叫了三杯茶，請他簽名留念。

勝過「甘露」的台灣火車茶，使大千感動不已，自動許下到台北後，寄贈每人一幅畫，紀念這意外的邂逅。（註四）

△△△△△

投宿台北一家大飯店，大千實踐在北上快車上的承諾，著手爲八位四川軍官作畫，擔任台灣師範學院藝術系主任的黃君璧見了，笑稱大千壞了台灣畫壇的行規，以八幅畫換得三杯火車茶。大千表示苦難中的三杯茶，回味起來，口中猶有餘甘。今後在外，除了手上這隻

年夏大千逝世消息傳抵北京，宛君悲傷之餘，知道他在遺囑中，把自作書畫的十六分之一遺贈給她（按，其餘十五分贈給子女），既激動又感傷地說：

「他臨終前還想著我，我這卅六年就算不白等！」

「離亂年頭的生離，何嘗不是死別！」

大千回想起來，三十七年秋、冬，在北平會晤悲鴻、白石、淺予、伯駒、非闇；在上海和秋君兄妹、稚柳、大風堂弟子相聚，交待同學錄及會章，何者不是生離死別？

△△△△△

十二月六日大千到達新津機場時，發現情況比十餘天前飛抵時更爲混亂，由於戰局急轉直下，中央政府已決定遷移台灣。人山人海扶老攜幼的官眷和逃難者，在寒風細雨中煎熬等待，希望能早日搭上飛機。

當國防部中校參謀陳國興（後任台大主任教官）發現攜帶大量行李畫軸的張大千夫婦，便盡力加以協助，並爲排隊候機的難民交涉飲水。使大千後悔莫及的是，他到機場之後才發現張群有公文關照，他可以另外多帶八十公斤行李，可惜已經太遲了，來不及回家去取。

飛機降落在嘉義機場，下機後，大千口袋中只有離台前高嶺梅交他備用的美金，並無台幣可用。

畫筆，就靠朋友了。

爲了心靈寄托和謀生，農曆十一月初一（國曆十二月九日）的〈春暉圖〉，可能是他到台灣的正式開筆之作。

花色濃艷的帷幕，從畫的左側直直垂落。半隱在帷幕後錦褥上的少婦，秀髮如雲，睡眠惺忪地和衣而臥。上題七絕一首：

「羅衣初試尚惺忪，紅豆江南酒面濃，別有深情怨困眈，不將春色秘屏風。己丑十一月朔寫於鏡海戲題 大千居士爰。」

畫完自視，覺得已深入唐畫堂奧，頓時使 he 想到農曆年前（三十八年初）在香港參觀鮑少游畫展的趣事。展覽於思豪酒店的作品，以牡丹和金魚爲主，然而少游那幅〈雲中牡丹〉卻引致觀者的議論，指雪花紛飛中的牡丹是摹仿日本畫法。大千一見便對陪觀的高劍父說：

「此宋代陳維寅的彈雪吹雲法，失傳久矣！」

筆法細緻，設色濃重的周昉畫風，說不定更被無識之輩譏爲日本畫法，乃拈筆再題：

「此唐長史仲朗畫法，其衣飾爲日人所宗，我國自元明以來俱尙纖弱，遂無有繼其法者，予此幅參以敦煌六朝初唐裝畫法，不爲拈出，令觀者疑爲日本畫爲可嘆也。」爰再識。」（圖三）

大千於三十九年元月中旬展出作品中，絕大部份是敦煌壁畫的臨本，表現出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脈動，很受印度藝壇和學術界的重視。但他更關心的是阿旃陀洞窟的古代壁畫；所以在新德里度過農曆新年，便辭別中華民國最後一任駐印度大使羅家倫，前往孟買東北的阿旃陀旅遊臨畫。

Ajanta的譯名很多，如阿旃塔、阿姜達、阿占塔等，大千習慣稱做「阿堅達」；在印度西部德干高原瓦哥拉河畔懸崖上，形勢頗類敦煌的莫高窟。（圖四、五）



圖五 阿旃塔石窟入口



圖六 阿旃塔十七窟入口壁畫〈宮廷圖〉(局部)



圖四 印度西部阿旃塔石窟全景

石窟開鑿於六世紀初，先後七百餘年間（相當於我國梁武帝到南宋末年）共鑿廿九窟。除大量壁畫（圖六）、雕刻（圖七）外，也有供僧侶膜拜和修行的佛殿、僧房。

〈獨立蒼茫自詠詩〉，是大千臨摹壁畫之餘的創作，孤松下面，一位高士策杖而立，高士和大千面貌並不相似，但尋詩覓句，獨立蒼茫的心境，可能是大千自身的寫照。款識：「庚寅正月南去坐阿堅達佛窟。蜀人張爰大千筆。」（圖八）

旅邸中，雖然不乏友人探視，談及大陸變局，語多感傷。不像在成都、上海乃至北平、蘇州，高朋滿座，幾位夫人服侍，子女繞膝，兄弟間相互照應。這種孤獨感傷，接近年關越發強烈。整理隨身行李，瞥見他跟善子合作的仿八大山人山水，當時情景，頓時湧上心頭；加題畫上：

「此在成都，予效八大山人寫山，仲兄以清湘老人法補雙松高士，忽忽已是二十年前事。頃來台北，展觀一遍，失群之痛，云何能已。己丑歲末台北旅次，大千張爰。」（註五）

未及在台北度歲，大千又匆匆忙忙

地經香港整理展覽作品後轉赴新德里。裹著一襲艷麗紗籠的印度婦女，走起路來嫵媚婀娜；在葉淺予畫中雖然看過並臨摹過，一旦親自目睹，別有一種神秘的美感。

印度牛隻，項上的骨頭，彷彿蓋上一隻巨斗，他初見誤以為腫瘤，後來想起，跟《異物志》的「牛橐駝」頗為相近：「合浦牛橐駝，項上有突骨大如覆斗，足健疾，其行百里。」得閒時寫生下來，豈不成了《異物志》的活見證。

在大陸，尤其北方，此際已遍地積雪，此時此地卻是遍地青蔥，人著單衣。



圖三 張大千三十八年冬接眷抵台後所作〈春暉圖〉

在阿旃塔一個多月停留期間，印證了他所主張的，敦煌藝術，是印度藝術為我國古代大師融會貫通後的新風格，是中國傳統藝術的主流；他告訴謝家孝：

「我所持的最大理由，是六朝時代在敦煌留下的繪畫透視法，是從四面八方下筆的，印度的畫法甚至包括西洋的畫法，他們的透視法僅是單方面的；何況敦煌壁畫顯示的人物、風格和習慣，都是我國傳統的表現。」

他不僅注意到中、印壁畫所用的工具不同，進一步又剖析畫中的人物衣冠與建築格式：

「舉例來說，敦煌壁畫之佛經故事，所繪佛降生傳，印度帝王后妃，亦著中國衣冠，畫中寶塔，也是重樓式的中國塔；這是我赴印度印證的一大突破！」（註六）

釋迦降生的藍毘尼園、為太子時的迦毘羅衛城、成道的菩提伽耶……接著，他開始遊歷佛教的八大聖地（大千說是六大聖地），但他心事重重，已經不像往常游山玩水的悠然自在。

他離開台灣前的十二月下旬，四川已經易幟，如心奮所說的，這是場滄海桑田的鉅變。

在浪跡海外或回返故鄉的決定關頭，大千把半生所作所為作了一番省思，考慮到回到故國的可能處境：



圖八 張大千作於阿旃塔石窟的〈獨立蒼茫自詠詩〉

……  
終於，他選擇了印度東端，中國大陸、尼泊爾、不丹和東巴基斯坦交界的喜馬拉雅山麓，可以遙望聖母峰的大吉嶺，作為他浪跡天涯的第一個立足點。

#### 文註：

- 一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九一。
- 二、《張大千的世界》圖五一：著者傳申指出，另有一幅巨然〈萬壑松風圖〉，現藏上海博物館，大千離開大陸前未及鑒賞，其後僅見到該圖照片。
- 三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一九九。
- 四、大千回成都接眷、取畫及返台一節，綜據：

《傳記文學》卷五一期三頁七七〈張大千兒子之死〉，卷四九期二頁三二一〈張大千



圖七 阿旃塔第十窟石雕〈釋迦如來像〉

青年時期，肆意製造假畫；無論為維持生活享受，或炫耀畫技，急於在藝林中嶄露頭角，都開罪了許多人。其心胸大度，不存芥蒂的固然不在少數，伺機報復的更所在多有。

在上海，請武師護院、自習拳腳，更一度避居嘉善，於是轉向蘇州、北平及天津發展。

在北平，又以假畫招尤，得罪某些藝壇耆宿，由於非闇為他挑大樑的一場藝術論戰，留下的鴻溝也十分鮮明。

再以敦煌面壁而言，有意無意間，開罪某些地方人士和政壇要員，造成輿論抨擊、回川途中一關關的嚴檢刁難、甘肅省議會的控案連南京都轟動一時；所遺後患似乎難以止息。

#### 姪人楊宛君的故事。

- 一、《張大千紀念冊》頁一八五〈國畫大師張大千從大陸歷劫脫險歸來〉，陳國興撰。
- 二、《張大千傳奇》〈張大千擺龍門陣〉羅才榮撰：事見頁四一四「成都去來」。
- 三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九一。
- 四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一〇六。

#### 圖註：

- 一、二、《張大千先生九〇紀念展書畫集》圖二二、二二一。
- 三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七圖十七。
- 四、七、《インダ》(India)頁一五、一六、三八、四三，佐和隆研編，日本講談社版。
- 八、《中國近代名家畫集——張大千》圖一〇七。